



汉字：一生的绸缪

■ 安徽合肥 程耀恺



六十七年前，溽天之下，风雨苍黄。在一个夏末的清晨，我被领进汤村的私塾学堂，从那一刻开始，我走进汉字的世界，汉字同时走进了我的生命。那所私塾学堂，于我短暂而难忘。先生用红笔把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千家诗》圈完了，我也背下了，圈完《论语》准备开讲《孟子》的当儿，举家迁到镇子上，我也转而进入新式学校。在学校里，老师带我们念：来，来，来。来上学；去，去，去。去游戏。那时我的肚子里，大约积存了两千汉字，这样的“来来去去”，令我忍俊不禁。

之后，教语文的聂仲平老师（生前是闻名遐迩的书法家）在班上说：一个人如果学会两千五百汉字，就能读书、就能写信。他说的书，是指《三国》《水浒》之类小说。我去大伯家找书看，大伯把《三国》递给我，而把《水浒》藏了起来。我的惠姐附耳跟我说：老不看《三国》，少不看《水浒》，懂吗？看书有禁忌，写信总不会吧，我就自告奋勇承接下给远在朝鲜当志愿军的表舅写信的任务。不久，万里之外表舅有回信，表明写信这事儿，我勉强过关了。

一个中国人，究竟在何种年龄、掌握多少汉字才算过“关”？不知道有没有严肃的研究报告。当我到六安读初中时，《语文》析为《汉语》与《文学》。《汉语》讲词性讲语法，至于“字”，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。受其影响，我也一度对“字”掉以轻心。初二的《文学》课文有一篇《廉颇蔺相如略传》，是白话文，家里有《史记》，难免产生阅读原文的冲动，这一看，方才清楚自己认得的字，实属有限。是文字本身，把我阻隔在这部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大门之外。1957年升高中，我就利用那个假期来钻牛角尖。暑假结束，同学们因为更上一层楼而兴高采烈，而我的行囊，却略微沉重

些，那里面多了一份包袱：汉字。

这期间有个插曲，对我影响极深——有当代草圣之誉的司徒越（孙剑鸣）先生，原先是我读高中时那所学校的校长，此时被打成右派，蜗居于大礼堂的化妆室一隅，一个偶尔的机缘，我和他有了接触，渐渐地无所不谈。有一天他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“靈”字，让我随便说点什么。我就说：濛濛细雨从高空落下，巫师在大地上祀祷。先生说：好的，那么中间的两个“口”字呢？我说：是一排棺木吧？巫师愿亡灵安然超度。先生说：再想想。我说：能不能理解为一排窗户，天窗？先生说：或者呢？我说：要么是管道，接通天地，让灵魂自由飘浮的管道。先生微笑：都对，不过有没有了？我一时哑然。几天后，“簫”字蓦然从天而降，我急趋礼堂，有点得意忘形，我交差似的对先生说：那是一支“簫”！祭祀时乐师手中的乐器。先生笑容可掬，抚摸我的头顶：这就是汉字！一般人以为它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瑰宝，岂止瑰宝，每一个汉字，都是一粒种子，生长智慧和精神的种子。是啊，一个汉字就是一粒种子。作为一个高中生，我多少拥有一些种子了，为此，高中三年，我私自开垦了一块自留地，我在那块鲜为人知的自留地上，播种汉字。

自留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，当时有一首歌：“公社好比常青藤，社员都是藤上的瓜”不过普天之下藤上的瓜，只能依靠自留地里的瓜菜，方能勉强度日。我的这块自留地，虽然不结供我果腹的瓜果，却赐我快乐与自信。从这里出发，渐渐地，就能够在《史记》《世说新语》这类典籍中自由穿梭，略无障碍。

退休之后，我一是拜倒在大自然的石榴裙下，

二是扑向汉字的宽博怀抱。大自然秀色可餐，汉字则是别有洞天。如何通往汉字的怀抱呢？我想我必须自己铺设属于自己的花园小径。字典、辞典，被我用来作为小径的基石。字典是此山之石，可以铺路，辞典是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具备了必要的字典、辞典之后，花园小径便在我的眼前蜿蜒展开，我沿着小径专心致志于两件事：一是攻读《诗经》，二是练毛笔字。

作为中华文化的原典，《诗经》共使用2949个单字。它们是两千多年来一直使用的汉字的前身，钻进这部原典，认识它们，了解它们，与之交友，拜之为师，追寻它们的脚步，观察它们的组合能力与链结方式，进而体悟用这2949个古老单字，所创造的《诗三百篇》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分量。

至于用毛笔练字，我不敢说是书法，因为书法重在心摩手追，重在表情达性，重在风格意象，而我的情趣全在字的本身，在每个汉字的笔画、部首、偏旁、结体之间徘徊与游荡，体味汉字之美。只有用毛笔，你才能沿着横竖点撇捺，走进汉字的堂奥，打从而通自己与汉字在精神层面上沟通交流的渠道。钻研《诗经》，从字起步；握管挥毫，以字落脚。

太初有字，于是中华民族的灵魂、历史的兴衰记忆、家国的昌盛希望、个人的酸甜苦辣，便有了寄托，难怪余光中写听雨，写到情不能自禁，灵绪居然伸到汉字上来：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，美丽的中文不老，那形象，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。——汉字不老。古人说：字在神在。我说：字在，金木水火土在；字在，春花秋月亦在。如有来生，我还要与汉字绸缪一生。

逛旧书市场

■ 安徽合肥 郁平

休息日喜欢逛逛各类市场，听朋友介绍，周谷堆旧书市场挺好，这一去瞧后，便一发不可收拾，成为了定期必到之所也。市场位于古玩市场内，占地两排，长约80米，由书贩从拆迁工地、大学院校、单位以及民间各地等收集来的各类图书，到这儿摆地摊销售，有新书、也有几十年的老书，旧书；有字画，还有刊物；但同一旁的古玩玉器不同，鲜有假货。内容上至天南海北，下至百科全书，许多书店买不到的书，在这里都有可能找到。更有趣的是书的价格，由于书贩收书价格便宜，此地书价，一般每本低至3~10元，高至几十元便可购到，第一次去，便惊到了我。

市场周日上午开放，每逢假日清晨，人声鼎沸，很是热闹，如赶集一般。书贩们神态各异，性格迥然，由于大都不了解书的详细内容，一般只以书的面相定价，这就给淘书者带来了充分的机会，凭知识、爱好和眼力淘一本自己喜欢的图书，何其乐也。漫步书摊前，细察各类书，袖手何妨闲处看；挑中后，同书贩坐地还价，你来我往，偶有报价贵的，也可大幅杀价，现场成交，甚是痛快。

去的次数多了，遇到好书是缘分，反之亦然，不可强求，用心去寻找，才能机会多。我曾无意在旧书摊中翻到一本2006年版《中国山水画通鉴》单册，5元便成交拿下，窃喜良久，回去后爱不释手，反复赏阅，又曾在三轮车上的一堆书中找到一本

王世襄著《明式家具珍赏》，新书上包着的塑料皮子还没有撕掉，同蹬三轮的老爷子交涉后，20元拿下。也算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，意外之收获啊。寻到好书，就会有成就感，就会惦记着下一次，哪怕是赶着早起，顶着烈日，手提肩背，都会乐此不疲。收书回家后擦洗、晾晒、翻页抖去灰尘，捧在手上，都不知从何看起，恨不能多些闲暇，一气读完，可谓“书到看时恨时少”呢。人生多烦恼，快乐自己找；寻书虽然辛苦，但非常享受过程。

由于这般留意，我陆续淘到了一些心仪的书本，如介绍名胜古迹的旅游和历史类书籍、介绍文玩鉴别的学术类书籍、以及介绍中国古书画的欣赏类书籍、名家的杂文类书籍等等，特别中意的，置于家中沙发边的小书柜中，随时阅览。一杯茶，一盏灯，六根清净，心无旁骛，一页百年，一目千里；这才是我生活应有的一部分。通过这些书，我看到了宋朝的米家山水，明朝的青花玉壶；看到了东南形胜，看到了“人间俯仰成今昔，不负胸中一片天”。先人对待生活的思想和态度，也丰富了我的知识和感悟。

逛旧书市场是为了淘书，而淘书是为了读书，我等已过知天命之年，如今读书同孩提时已大有不同，古人云：“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。我读的却是闲情逸致，是喜欢，是知与不知，是工作后的放松。我觉得，书中有的是疏林秀水，更不缺梅兰竹菊。

静由心生

■ 辽宁义县 周铁钧

搬进新楼一年多，随住户陆续迁入，装修噪音几乎未断。上班不在家听不到，但每到双休日，让锤凿斧锯和冲击钻的轰响搅得心烦意乱，看书不下、写稿不成，为防控“新冠”疫情，没事尽量不外出，只能“窝”在家里。这天，实在难以忍受，只得“躲”到街上闲逛。正在百般聊赖时，突然遇到久违的老友，一阵寒暄，随进酒馆小酌。几杯啤酒落肚，勾起我的衷委：“整天让装修闹得坐卧不宁，只好躲出来。”

老友笑道：“噪音虽烦，也是你心燥，躲避不如接纳，该读去读、该写就写，就当什么也没听见，静由心生。”望着老友“满腹经纶”的模样，感到他说得很哲理、很深刻。回到家中，装修噪声仍在响，想起老友的话，试试看！打开电脑，把“心静”输入搜索，点击页面，专注地看下去：晋代陶渊明有诗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”诗人身居闹市，却生出隐置偏壤的意境，他用“心远”避开喧嚣，在熙来攘往的市井，独树一帜心养性的清高雅量。

唐代白居易在一个暑热天去拜访恒寂禅师，见他在门窗紧闭的僧房坐禅，便问道：“禅师，怎不找个凉快地方？”恒寂说：“只要静心悟禅，即无暑意。”白居易深得启悟，归来赋诗道：“人人避暑走如狂，独有禅师不出房。非是禅房无热到，但能心静即身凉。”

《笑林广记》中有个“不愿富”的鬼故事：“一鬼托生，阎王判下：富人。鬼却说：‘我前生极富，却因财损命，不愿再做豪绅。只求到世间衣食无忧，心静身清，足矣。’阎王为难：‘要金银万两容易，但要与世无争、清心静逸，我却无法给你，只有靠你自己去悟觉了。’按理说鬼的要求并不高，但法术无边的阎王却难办到，看来静心寡欲的日子才是人生极境。”看到此，方觉“轰隆隆、吱嘎嘎”的噪音虽响，而专心阅读却没觉到，这个发现令人欢欣，而后的日子，虽噪声不时响起，依如平常坐在电脑前，找出喜欢的文章凝神细阅。再听噪音，竟感不像往日那般烦扰，乏困了，躺在床上居然能睡着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试试打字撰稿，也能做下去了。